

# 譜族氏張霞銀山禾門廈

纂編 會事理

對校 量尚張 民省張

版出會事理親宗氏張邊霞

日一月八年二一〇二

# 譜族氏張霞銀山禾門廈

纂編 會事理

對校 量尚張 民省張



版出會事理親宗氏張邊霞

日一月八年二一〇二



像帝黃祖始族民華中

#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习用干戈，（以）巨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執五种，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乃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葦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徒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管衛，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获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兽蟲蟻，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桥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阳立，是為帝顓頊也。

# 目 录

|                             |       |
|-----------------------------|-------|
| 壹、序 ······                  | (一)   |
| 貳、青屿世泽 ······               | (二)   |
| 叁、廷芳公谱序 ······              | (三)   |
| 肆、开闽始祖延鲁公 ······            | (四)   |
| 伍、金沙二房谱 ······              | (四一)  |
| 陆、金门青屿张氏谱系 ······           | (七六)  |
| 柒、霞边张氏世系表 ······            | (一〇一) |
| 捌、霞边张氏牒文 ······             | (一一五) |
| 玖、明宏治南京通政使张苗在泉州市区之后裔 ······ | (一八四) |
| 拾、泉州张氏谱系初探之十 ······         | (一八五) |
| 拾壹、编后记 ······               | (一八八) |

# 壹、序

儒林张氏第七房族谱乃吾祖先张凯字世勋于明成化甲午（1474年）奉敏监祖之命在泉州通政第（原从二品南京通政使张苗字世英于郡城所建之府第，今泉州通政巷街名犹存）始修。历世五次续修，今旧谱尚存于金门青屿祖庭。吾霞边原有分谱，惜乎年湮代远，毁失无存。盛世修谱，霞边裔孙倦倦于怀，续修族谱，势在必行。泉州市民宗长尤为关切，多年敦促。遂于年初召开宗亲理事会，聘请同属张廷鲁派下裔孙晋江内坑下村尚量宗亲主编，特邀省民宗长二次参加修谱会议，热切讨论新谱编撰纲目，安排各房协助登录各户世系。经全体理事，全村宗亲共同努力，无私奉献，新谱终于成卷，今将付梓。爰缀数言，略志其概，是为序。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张氏委员会  
常务副会长

张顺在敬叙

霞边廿三世裔孙

二〇一二年八月一日

# 貳、清河衍派 儒林传芳

## 青屿世泽

### 一 重恩集前序

国家之恩泽，犹天之雨露也，雨露之施，虽无所择，而时雨甘露，不常有焉；恩泽之布，虽无所私，而特恩异宠，不多见焉，于不常有者而有之，不多见者而见之，此其所以为难也，闽之同安望族曰张氏，上世自河南徙家焉，传至益彬者有贤能。正统时，乡寇作，监司廉其才，举为千夫长，领众御之，效死制服，固将论赏，会主将惑于奸谋，竟诬以罪，死者数十人，从戎者五人，选入内廷者三人，三人者，南京御马监太监本，今司设太监庆，御马监太监敏是已。三公既显，张氏骎用，由是公之兄弟曰太翊、太齐、太怡，皆膺冠带之荣，曰森，则听选铨部，侄曰苗，任中书舍人，升大理右评事，曰质，授锦衣百户，升正千户世袭，得诰赠其父太常官，曰晖，鸿胪序班，曰凯，阴阳训术，其余宗族子姓，彬彬而出者尚多也。惟敏公钟光岳之英，负通硕之才，出入禁闼，多历年所，每有大政，多所赞襄，简在帝心，当与其史俱先后被麟龙玉带之赐矣。乃成化丁亥、戊子、两疏于上，得免其兄太常、太翊、戍役己亥、以叔益昭、益弘、益赞之役，见迫于清戎事者，复疏以闻，上曰：其并除之，公拜稽首，称谢而退，匾所居之堂，曰「重恩」，命工绘图以纪其盛，俾后之人有所考焉，朝之公卿闻而嘉之，又为言以侈其事，既成卷，公乃属序于子，余惟世之人，得沾一命以荣其身固难矣，况望其兄弟近侍而位至于极乎，兄弟并美固难矣，况望其群从蝉联，而皆享禄位之荣乎，咸至显荣固难矣，况望其一门五户而皆免戎役之苦乎，所谓特恩异宠，其不于公见之乎，又岂不犹时雨甘露之不常有乎？宜公以之名堂而垂示永久歟！然予切有告焉，公之先世积累之勤，以有今日亦惟难哉，苟为之后人者，能持满守成，感恩图报以无忝于前闻、以无负于公之盛心，斯固传愈光也，否则，甘于自弃而入将指其后而议之矣，吁可畏哉！

成化十五年岁次己亥七月初一日赐进士第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制诰，国史总裁，经筵官眉山  
万安序。

# 二 认 文

吾家本河南固始人，秦汉以来莫考其祥，有可征者，自晋永嘉末，避地入闽，卜筑泉南同安之沧浯里，遂家焉，至曾祖朝辅生祖必恭，必恭生父益初，及叔益彬，祖孙相传，田渔业为业，乐善不倦，旋日为大。正统己巳，乡寇为孽，邑里递为保障计，以叔益彬有谋略，举为民兵之总以御寇，众约遇警以螺声为号，务相援救。未几，海寇登岸，大肆劫掠，叔率本宗子弟往御之，里有两异姓者，负约不赴，叔欲闻官正其罪，二家惧，潜先于总戎处反间之，檄下，金门百户陈回往按其事，回亦受二家赂，逼叔首实，锻炼成狱，叔自分非力可支，饮恨慷慨就死，回犹阴附总戎，陷以拒捕延祸全家五人皆从戎，呜呼！世有为郎而受得罪于兄之诬为吏而受获戾于舅之谤，其何冤哉！乡邻远近，莫不哀怜之，识者垂涕叹息。举头回顾，曰：昔赵为屠残武，因以大嵇临晋辟绍后以昌，天若有知张之后必有昌大者。时敏甫成，与兄本、庆俱罹难，蒙恩选入内廷，敏侍今上皇帝于春宫，夙夜兢惕，夙夜兢惕。

上即位，寻蒙委任授御马监太监，兼典武备，痛自克念，恒痰于心，如履渊冰，恐获罪戾；本授南京御马监太监，庆授司设监太监，镇守浙江，俱受蟒龙玉带之赐；兄弟太翊、太齐、太怡具受冠带荣身，森待选天官，诸子苗任中书舍人，升大理右评事，质授锦衣卫百户，袭正千户，赠其父太常如其官，晖鸿胪寺序班，凯阴阳训术，一门之内，重膺禄食，衣被恩光，千载一时也。人佥曰先负不雪之冤，今食显融之报，前日之屈虽惨，而今日之伸益昌，信乎天道之有知也。敏虽辱蒙知遇，窃念兄太常、太翊、叔益昭、益弘、益赞俱陷中伤，尚滞戎籍，不得已三上疏陈情，命下所司申履，果出非辜，乃于成化丙戌季冬，始免太翊役，再逾十年，己亥孟夏，免益昭、益弘、益赞役削除籍伍，得复原乡。噫！数十年之冤抑，投章三上，更历年，方蒙俞允，益以见皇上至公之心，不偏于所私，吾所积累之难，不易于就绪也。夫敏以樗鷔之材，遭家弗靖，父子兄弟奔驰南北，万死一生，致有今日，皆荷皇上旷荡之恩，一门三世，幽显沾被，虽百陨其身，何可少裨于涓矣，重念桑梓，无由一临，乃分禄资，贻归旧地第，作堂数楹，匾曰：「重恩」，谨录恩命于上，以章莫大之私，遭逢之盛，朝之公卿，辱以诗文见赠，因命苗汇录成集，寿梓以传，非敢矜于已也，非敢衒于人也，实欲望吾宗之来者，知祖宗积累之艰，感朝廷眷顾之极，毋忘所自，世守其德，尽砥砺于无穷，图报称于悠久。昔李德裕治平泉庄，尚云以一石一木予人非贤子孙，木石尚然，况积累之仁，恩宠之泽，苟一息之或懈，一行之少亏，覆餗辱宗，甚非吾之贤子孙也，亦非余编集之深意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为吾宗之后者，尚当以忠孝存心，无忘祖父艰辛之万一，庶乎与是编，相为不朽也，敬哉！勤哉！

### 三 重恩堂记（一）

重恩者，御马监张公名其所居之堂，崇君恩也。公先世河南人，后徙家闽之同安，遂为故族。正统间，乡寇作孽，郡县为苦，公之诸公讳益彬，负才器，有勇略，用荐为千夫长，领众以御之，克树奇功，与烟豪有隙，被诬于总戎，遂就累事，竟不白而卒。时选入内廷者三人，公其一也。公名敏，赋性孝友，以纯笃之行，超迈之才，侍今上皇帝于春官，忠勤祇畏，始终如一，及上即位，以公旧人，益加宠任，乃典兵柄，乃与密议，皆特恩也。兄本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庆任司设监太监，出镇大藩，入贡内府，与公俱膺蟒衣玉带之赐，此又恩典之出异数也，乃若应例冠带曰太翊、曰太齐、曰太怡，听用铨曹曰森，皆公之兄弟行焉，擢中书舍人进大理右评事，授锦衣百户升世袭正千户，得诰敕赠其父太常者，曰苗、曰质、精历数为阴阳训术，由驿丞陞鸿胪序班者，曰凯、曰晖，则又公之诸犹子也，夫一门之内，长曰既致光荣，少者复当任使，又岂非恩典之骈臻乎，推其本公以致之，公自受知以来，益懋弗懈，日见奖谕，凡三上疏，乞免其兄太常太翊、叔益昭、益弘、益贊、戍役，皆得俞允，每岁金帛之赉禄米之人，有余则速寄归，以给宗族治先茔建先祠，所谓荣军之赐，公实有焉。乃公务之暇，命工绘像，书特恩旨于上，求名公巨卿贊于下，方将刻以垂永久，其同乡若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公辈，因过公第，快睹盛事，既各为言以复，而独未有记，公乃命评事君属予，呜呼，传称仁者必有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信然否乎，张氏之先，积善累仁，亦云远矣，而益彬甫竟卒于不幸，何哉？岂天欲报施善人，特假斯以猖獗后乎！是何庆之长若斯也，观其昆季之鼎立，子姓之蔓延，金紫辉煌，印缓累若，身名致于通显，恩典出于浩荡，猗欤盛矣哉。此重恩之堂所以作也，继今以往，为子者孙者，登斯堂，瞻斯像，其必曰：我祖宗积累之勤如此，遭际之盛如此，其所以贻我后人者又如此，早夜思奋，交相劝励，以无忝焉，斯不益光耀且远大哉，予不妄，承公命，不可以不记。

成化十五年岁次乙亥夏六月吉日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国史官文林郎庐陵王臣记

## 重恩堂记（二）

大理评事直文华殿前中书舍人同安张君苗一日退朝之暇，持其叔父御马监太监张敏公重恩堂卷授予纪事，且曰吾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居浯洲一海岛间，今翔风里青屿保，惟吾张族大以蕃，世代相承，读书力本，正统季年，乡郡寇囊支为患，诸叔祖益彬才雄名一乡，监司俾为千夫长，剿捕有功，里豪夙有仇憾者嫉者嫉恨，百计多方相与诬以罪，时主帅者弗察不得白，由是一门死者数十人，从戎者五人，幸选入内侍者数人，今叔父任南京御马监太监本，出镇浙江司设监太监庆，皆端谨有恒，并跻贵幸，而公敏日侍禁近，小心慎密，且获承事东宫，以故宠眷尤隆者也。愿序述以记之，予知公有兄曰太常，以二子苗、质推恩赠其官，曰太翊、太齐、太怡，俱入粟官带为终身荣，曰森，从事有司阶迪公佐郎，公昆季行也，承乏评事苗，锦衣卫正千户质，鸿胪序班晖，本县阴阳训术凯，皆其子行也，闺门数百，指业书衣，安饱暖无徭役之劳、呻吟愁苦之叹，非食中贵诸公之惠，何以臻此。敏公性质不凡，尤笃亲亲之念，以兄太常、太翊、暨叔益昭、益弘、益贊尝被诬枉未雪，而天顺纪元，诏例从戍者止其身，乃成化丙戌、戊子，援例乞恩，特除太常、太翊二人戎籍，岁己亥，清理戎政，官亦录益昭三人，后公复疏其情，悉如例蠲除之，公以一门荐沐殊恩，荣幸之极，遂以重恩名堂，将刻石家祠，以垂不朽，苟非文以纪文，则后之子孙，何以知水木本源之所自，而所司或弗之察畴，复为辩雪，如今日者执事有乡曲之好谊，奚容辞于戏。公之昆季遭逢盛时，致身中贵，能官其族人为门阀无穷之辉，而敏公又能竭心积诚、上天辙听，蠲数十年戎籍，若起沉疴、释重负，为人所不能为，必使是非曲直白于子孙后世而后已，是其超迈之识，经远之虑，仁厚之心，有非庸众从可及，而令向之贤于人不可诬也，视彼凭藉光宠，窃威柄以傲物凌人，视族属如秦越者，其贤不肖，又当何如耶，于是乎书。

成化十五年岁次乙亥秋七月望后时日庚辰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户部署郎中事龙溪文山林同记

## 四 重恩堂碑铭

大理评事张军苗与子同闽产，间尝致其季父御马监太监公之语，以重恩堂碑铭见嘱，且述其所以名堂者，曰吾张氏之先自光州徙居泉之同安沧浯里，世勤生业，施为乡善人，至吾父益初、叔益彬，尤慷慨有大志，嗜义若欲，凡所当为辄身先之，不少逃避。正统间，乡寇孽，守土吏仓皇不知判为僉，乃举吾叔纠民兵御之，寇随遁去，会里九仇家，乘间牒诣当路，遘以非罪，吾叔视其势不可直，竟自诬伏，延于其家十数人坐累死，又吾叔益昭、益弘、益赞、暨吾兄太常、太翊，凡五人皆摘遐戎，悲父、其尚忍言之耶！时吾与兄今镇南都御马太监本、镇两浙司设太监庆，皆甫髫年，特蒙国恩选备内使，今上在春官，吾幸侍左右，尤荷知眷，盖上明并日月，既洞照数骈，又以吾兄弟纯朴无他技能，然矢心慎勤终始，十数年未尝易行，见奖任，岁时赐赉，骈蕃皆出异数，乃官吾犹子苗中书舍人，进大理评事，质锦衣百户进正千户世袭，其官，晖鸿胪序班，凯阴阳训术，其他弟昆子姓，骎响用者尤多。呜呼此上天地之德也，顾吾小子敏，虽百陨其躬，昌报万一，然犹过不自揆，凡上三章，为所谓五人者，岂蠲戎役，亦蒙俞允，又岂非幸也哉。始家颠蹶困踣，时人皆谓吾张氏世积善，纵不为天所厚，其岂宜至此极耶！然有识者，也尝预计吾家之必昌，既而吾之兄弟遭逢圣明，幸有今日，一门数世，咸被恩光，岂怨家仇人能构一时之祸，而不能竭其后之兴，则吾家生者可以庆，而死者亦可以无憾矣，是虽天之既定，而上之隆恩盛德，讵敢忘乎，乃以其禄入寓归构堂曰『重恩』，以侈上赐！又俾后人登斯堂者，将惕然感畴昔之倾危，而思此处丰豫之道，庶能迓续洪休于无穷也。愿序述而界之铭，予惟欧阳公记孙氏碑阴有曰：为善无不报，而迟速不必问也。窃尝推验其言，人固有困极而后大，郁久而迟舒者，皆其理也，若张氏是已。或者观天于未定时，而见其所施与人，事少不相当，辆谓其无意于物，不亦厚诬已乎！予故辩之，以劝惧天下之人，匪直为张氏斯堂而已，然而斯堂之作，亦见公之能不忘上恩，与其所以贻后者，皆可书也，遂为之铭。铭曰：『惟张之先，实光州人，唐季避兵，乃徙于闽，孙子蕃蕃，世踵其美，逮益彬甫，尤勇于义，群盜肆孽，实全其乡，凶人狺之，卒罹于殃，公挺以起，由天子明，爱及其兄，入侍内庭，出入左右，余数十年，小心寅畏，弗懈以虔，帝曰汝敏，汝善乃职，几百近臣，胡小汝式，惟汝有家，我乃复之，骈恩奎宏，匪汝之私，公拜稽首，臣恐臣惶，天子神圣，万寿无疆，言言斯堂，温陵之阴，伐石刻文，世世永钦。』

成化庚子秋八月望、赐进士第行人司行人蒲中黄乾享撰

## 五 重恩堂后序（二）

臣子蒙君上殊恩，岂偶然哉，必其素笃忠贞，而服劳王家也。盖世有冈知感激而忘报称者矣。若今御马监太监张公则不然，其荷被也厚，其感戴也深。故其图报也切，而重恩之堂所由名焉。公名敏，其先世居泉郡之同安，族大且著。正统己巳邻寇肆孽，公之诸父讳益彬者，负才略，倡义募勇，保障乡邑，既盛著劳绩，不图仇奸诬遘，不克白，坐是陨命者颇众，编隶兵籍者五，时被选择入侍禁庭者三，公其一也。体貌宏伟，资性严毅，其立心制行，一本忠贞亮直，而持以简默慎勤，祇事今上皇帝于春宫、特荷遇，及上临御图任旧人，遂典密务，膺蟒衣玉带，岁禄之赐，眷注日隆，兄本南京御马监太监，庆司设监太监，守镇两浙，湛恩厚泽之所及，复绝前比，诸兄弟太翊、太齐、太怡，俱应例冠带，森带次选部，从子苗补中中舍人，进大理右评事，质锦衣百户升世袭正千户，并蒙恩追赠厥考太常同其官，晖鸿胪序班，凯阴阳训术，而储养待用于乡校者，亦骈兴错出焉。一门少长既并荣中外，公又恒惧五兵籍，困延来世，先后凡三真疏以闻，上皆悯而免之，迭恩异数，炫耀照应有如此者，虽本公忠勤，克当上心而致，然究论益彬甫之忠义屈抑，要亦造物所以报之歟？！公感茲殊遇，益励报称，既匾所居之堂曰重恩，公暇又命工锓梓传录恩旨于上，而求在朝钜公赞述其下，用侈上赐，示下忘廷评，复请刻石永其传，以余尝奉命清戎于闽，言之足征也，属序诸左方，余惟上之所以驰恩臣下者仁也，下之所以感恩效报者义也，诗不云乎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古之义烈，有感一饭而必偿，感一言而许以身者矣。

我国家承平百余年，凡天下臣庶，得有土而宁于止，皆帝力当报也，而况于有显爵者乎，又况于受重恩者乎，宜公倦倦思报，而诸公为表章之也，后之登斯堂者，睹云汉之章，思雨露之泽，尚各笃承公志，而不忘益励焉，庶几上不负天子，下不辱其先，而斯堂不亦永世有耀哉，姑以是为序。

赐进士文林郎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卢陵易居仁识

## 重恩堂后序（二）

御马监太监同安张公敏，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或曰公幼时选择入侍今上皇帝于春宫，及上登极，特荷知遇，遂命典密机务，赐蟒衣，锡玉带，天下之人奔走下风，瞻仰余光者，皆知被殊恩矣，奚以重恩名堂哉。嗟乎！世之人一身受恩者固难，况诸父兄弟乎！诸父兄弟受恩者尤难，况一门少长乎，公兼有之，厥考太常，追赠其官，兄庆司设太监，钦差两浙守镇，本南京御马太监，从子苗历升大理评事，质锦衣卫，世袭正千户，晖鸿胪序班，凯阴阳训术，他如诸兄弟出粟赈，给冠带荣身，济济有人。正统间，延平寇发，漫及邻郡迩邑，公之诸父讳益彬者，慨然有保障之志，以故一邑之民不被害，夫何仇奸夤缘诬遘？竟莫能白，当是时，陨命伤生者不可枚举，编隶军籍者伍，公常俱五兵籍，困延来世，成化丙戌、戊子、具疏，上悯而释其二，壬辰岁余领命知同安，未几即访邑之累仁积善者，佥曰张氏其族且大著，其资产且雄，其积善且久，故庆流后昆，笃生贤嗣，征诸公而可见。公仪貌魁梧，持重简默，惟知披沥肝胆，以竭忠贞而外，不敢干以私，恒戒户之弟侄及族人曰，非公事毋轻宰庭，必饬行为，儒者以无忝所生，无辱先世，无负圣天子之眷注，乃所愿，他无望焉，己亥岁，钦差巡按监察御史易公清理戎政，余亦蒙委任其事，知之当悉公又以三兵籍上疏圣上，可其奏遂皆宥免，其迭恩累宠有如此者，皆公之立心制行之所致之。然则斯堂之作，岂直为美观哉，正欲常接乎目，每感乎心，用侈上赐，以昭不忘，顾彼被宠光而冈知感激，沐殊恩而弗报称者大庭庭矣。兹将勒诸贞珉，欲寿其传，予适报政来京廷评，公以予忝尹斯邑，与斯事，言之可微，求序诸末，余虽不能言，义不容默默，姑述以复之，若夫源流之深长，历履之本末，出处之先后，备见于易公前序，兹不赘时。

成化龙集岁次庚子夏四月朔旦知泉州府同安县前乡进士锡山张逊书。

## 六 重恩堂碑记

重恩堂者，圣天子所以奖励臣，而加恩重赏张公生祠之堂，赠匾特书大书重恩堂也。公讳敏，福建同安沧浯人也，兄弟三人，因寇祸选入内庭，事君勤谨，蒙主上常称其兄弟曰忠勤臣，自公之恩宠，不罄其纪，及蒙圣天子重典赐公生祠，建于青屿之旧居焉，故今国子监东吴章仪作记，而勒于石曰：古今臣子，得沐君上之殊恩，岂偶然也乎！公世笃忠贞，服劳王事，克艰厥臣，赞襄天业，大则拖孤寄命，小则经营四方，夙夜匪懈，历事三朝，天子深知，青史屡志，天下后世，垂为箴鉴，宁仅一时，侈扬于当日也哉。虽然圣天子旷荡之恩，待公格外，君臣相得，有如公之美且盛也乎，苟为记载，而不勒之于石，又乌可已哉。兄本公司礼太监，委南京总督五军，抚恤居民。又兄庆公司设庆监，委两浙提督总戍兼理银场。我敏公委重镇北京。总督十二团营操练戎政，可谓经营四方者也，公兄俱膺重寄，蒙赐玉玺，诰敕蟒龙玉带，四品以下，若有不法者，随按问之，可谓寄命者矣。兄弟柱石三朝。绸缪帝室，尽瘁扶孤新天子一大事，天禄永终，皇图巩固，可谓托孤者矣。三代由来托孤寄命之臣，有公之兄若弟者，岂出伊周右也耶。兹勒公之臣勋，而实录之，其在天也，有代天之工，其在地也，有襄天之职，其在君也，有驰帝驩王之力焉。今章仪略纪其万一，虽未罄其勋猷，即圣天子奖及公之恩荣者，采其八九，亦足垂龙光永誉之休矣。后之人登公之堂，上观天而知君之恩，下察地而识公之兄及弟之德尔，故谨纪载之，以勒之于石，千古一日也，登斯堂也，如见其人矣，读斯石也，如知其心矣，旷世之遥，若见本朝圣天子之恩光有在焉。

赐进士出身任吏部左侍郎三山黄镐撰文赐进士出身翰林学士豫章谢一夔丹书。

# 七 两朝谕祭

(一)

维

成化二十一年，岁次乙巳三月壬午朔，越十日辛卯皇帝遣司设监太监陈魁，谕祭于司礼监太监张敏之灵曰汝以谨厚之质，选入内廷，侍联有年，忠勤弗怠，迨擢今益殚诚悃，正兹巨寄，胡遽云亡，追念劬劳，赐赙与葬，遣官谕祭，尔灵不爽，庶其歆承。

(二)

维

弘治元年岁次戊申二月乙未朔，越二日丙申。

皇帝遣御马监左少监郭鏞，谕祭于司礼监太监张敏曰：吁！惟汝夙侍宫廷，晨夕护持朕躬。效劳供职，克著声誉，典天闲而骥如云，督兵营而貔貅服令。

先帝深嘉劬勋，宠眷日增，今朕追思勤劳恩典，宜锡爰官汝侄，并兹遣祭，亲撰祭章，赐祭酒开读，匪徒慰尔漠漠亦欲表，朕至怀，灵其有知，尚克歆承。

# 八 敏祖墓碑文

明故奉

敕总督十二团营事御马太监张公敏墓碑。

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上两子国子监祭酒蜀人周洪谟撰文。

中宪大夫赞治尹太常寺少卿直文华殿前尚保司卿瑞安任道逊书丹。

奉天翊卫雄城宣力佐理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少保侍经筵保国公朱永篆额。

公讳敏字辅德，其先河南固始人，后移福建同安，高祖讳马奴，曾祖讳朝辅，祖讳必恭，皆弗试，考讳益初，崇德义笃于教子，妣章氏有懿行，公生魁梧，有才观，遭时多艰，与兄本、庆三人俱选入内廷，侍今上皇帝于春宫，小心勤慎，凶敢或怠，迨上正位大宝，命理宫中，密察机务，寻升御马监太监，兄本亦御马监太监，守备南京，庆司设监太监，镇守浙江，成化丁亥，公悼诸父益彬，保乡邑，而为仇奸所害，及益昭、益弘、益赞、兄太常、太翊俱坐累，谪戍边卫，公陈情得雪，皆除戍役，是岁受命管勇士四卫官军操练，提督十九马房公事，外严明，而内平恕，众心皆服。乙未奉敕五军营提督官军，甲辰复授敕提督十二团营军马，士卒敬之若神明，爱之如父母，累赐蟒衣、玉带、宝石、酒器、金鞍、良马，岁给粮米三十六石，且尝召画工为貌若神，而以玉玺识岁月于其上，皆殊宠也。公感上天地大恩，竭劳瘁以求报称，因寝成疾。疾亟，上累遣太医院官诊治，至是竟弗起，岁乙巳二月廿九日也。公生于宣德甲寅年三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一，上闻讣悼惜，赐银帛为殡殓具，遣司设监太监陈公魁，御马监太监王公晏，治丧事，复赐宝钞二万贯，祭二坛，户给斋粮，工部造坟莹安葬，特别冠帽、牙牌、玉带、殉殉葬此，又众所未得之恩典也。从子长曰苗，太常寺卿，孝友文雅；次子曰质，锦衣卫指挥佥事，凯阴阳训术，晖太常寺丞曰轩、曰美、曰谱，俱以冠带荣身，从孙定，领乡荐，宜赐太学，孙苗辈，将以是年四月初九日，葬通州安德乡西阳坝之原，乃奉致仁通司参议赵公昂所，将公来求为铭，铭曰：逖彼天市，四星辉煌，垂公昆弟，宠遇殊布，天覆地载，帝德难忘，况敕屯部，相彼西阳，有腴其土，有奥其方，山河捍蔽，公茲永藏。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岁乙巳四月朔日工部文思院副使顾真镌。

## 九 敕赐忠勤祠记

忠勤祠者，敕赐司设监太监张公坟所之祠也。公讳庆，字廷吉，福建同安人，以司设太监镇守浙江，弘治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于镇，朝廷念其勤，人驿归其丧，葬之城东六里屯之原，立祠其中赐之名，其从子晖等，既襄事，乃相率以状求为记，状称公为人明爽，有才局，正统末，与母弟敏、从兄本，俱入内府，公分隶太监曹吉祥为理家事，稍见其，曹即重之。景泰末，英宗复位，获以奉迓功，升本御，未几，曹败退，隶司设监久之。

宪宗皇帝嗣统，察知其才可用。复奉御进升监丞，屡被任使常将命辽、蜀二府，甚见礼重，自是宠遇日隆，升本监太监，为赐蟒衣、玉带、掌监事，兼典军马奋武营，时其弟敏，为御马监太监，尤近幸，兄弟并跻显要，时以为荣，成化戊戌，遂有浙江之命，寻赐敕命，所属四品以下有不法者，即按问，任遇非他镇比。弘治改元，今上皇帝眷念旧臣，尤切委用，公在镇久，值天下承平，海晏河清，军民靖康，得悉以政务，凡岁时贡献，恒为天下先，荐蒙殊典，此皆公勤劳之可称者，方任贵显，母夫从犹在乡，特遣从子晖迎至镇，晨夕奉养惟谨，甚得其欢心，居久之，母夫人年高思乡，公恳留不可，乃扳舆奉归，亲扶送一舍许，痛哭以别，及闻丧，水浆不入门者数月，复遣晖归葬，情文之盛，歆动一时，葬既毕，又以私财买田数百亩，俾子侄岁时为供祀费。从子四人，光禄寺正晖，阴阳训术凯。通政使苗，锦衣卫指挥使质，从孙八人佑、祯、祥、福、鸿、鹏、鵠、鹄，所以抚养教诲之如已出，至推恩俾各沾禄仕，此义公外内之过人者，其可称益，不但居官之勤劳而已，故卒之日，上闻讣而哀悼之，丧至京师，凡谕营葬，赙賜悉如近制，而加隆焉，至于祠额之赐，又近制之所无者，盖本朝内臣得赐祠额，始于天顺，而盛于弘治，今近侍左右，效劳之年久者，在外镇守之臣有之，盖自公始，是虽九重轸念守臣旷荡之恩，实一时异数也。为公之后，主祀事春秋展敬祀中，所以侈上赐而思报称，可知所勉哉，庸书以为记。

赐进士出身荣禄大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知制诰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洛阳刘健撰。